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 
第一回 尤伯青湊趣開筵 賈端甫臨崖勒馬

抱真子便說道：「這賈端甫，不是做那甘肅桌台的賈廉訪麼？那是我認得他的。他是個有名的暮夜卻金，坐懷不亂的君子。怎麼也被這人編入小說裡頭？」誕叟道：「你到船上慢慢的看（口虐），這書亦並未理沒了他的好處。」原來這賈端甫，名崇方，是南通州直隸州人，九歲上他父親就沒了，家裡光景極寒，幸虧他母親莫氏娘家尚可過得，按月貼補他些，才得混口飯吃，附在村學館裡讀書，天份卻甚聰明，十二歲上開了筆，做的破承題，先生說是很有意思。二十歲上就進了學。誰知到了次年正月裡，他母親就死了，接著他的外公莫懷恩也就一病不起，他兩個娘舅，一個叫莫仁，一個叫莫信，都是市儈。他弟兄兩個看老子一死，就在爭奪家產，那肯再來照顧外甥。這賈端甫沒了靠傍，衣食更無著落。過了母親的百日，就托親友替他找個館地。卻好州裡錢谷龍師爺，要請個西席替他的小兒子破蒙，有人推薦就請他過去，每月脩洋四元。他好在單身人，也敷衍夠用了。這龍師爺，名鐘仁，號實生，是浙江蕭山人，年紀有六十多歲，就了三十多年的州縣館，於百姓的脂膏上雖然不甚顧惜，於東家的面子上卻是十分恭維。所以，館運很好，積賺的幕囊也很不少，他的太太早已死了，大的兒子是太太生的，名叫玉年，號伯青，在衙門裡跟著學幕，也有二十多歲。小的兒子叫玉田，號研香，才七八歲，是姨太太生的。姨太太據說姓楊，東台人，有的說是花煙館裡的，有的說是一位東家收用過的丫頭，因為太太吃醋，送與這龍師爺的，卻也不知其底細。但是這位楊姨太太，打得一手的好煙，能把煙絲拖到一尺多長，然後捲起上在門內，又是一隻好小腳兒，進門就生了一位小姐，是夢見飛燕投胎生的，取名玉燕，又起了個號叫做夢飛。今年已十一歲，腳是他姐替他裹的，也甚校這賈端甫教的就是這姨太太的兒子龍玉田。這玉燕小姐每天早晨，也跟著識幾個字，讀兩句女兒經、千家詩。光陰迅速，在館裡不覺也就坐了兩年，與這龍師爺的大少爺及衙門裡的幾位師爺，也就混的很熟。

這一天是四月裡的天氣，正值通州城裡出會，衙門裡的書啟師爺文彬如、征收師爺蓋子章、巴吉人、賬房師爺周德泉陪著州裡二少爺增郎之，一齊到龍師爺公館裡來，約龍伯青去看會，順便也就邀了賈端甫一同去。走了兩條街，街上男女老幼往來的，真如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堪。又走了幾步，只見一群婦女，濃妝豔裹，在一家鋪內看會。看見他們來了，有一個穿雪青紡綢單衫，年約十六七歲的姑娘，連忙喊道：「二少爺到這裡來看！」這增二少爺望著他們，笑道：「你們全在這裡？」

跟手也有叫龍少爺的，也有叫巴師爺，也有叫老周的，咕咕叭叭，聽不清楚，大家就順步進去。賈端甫也就跟著過去，只見一個個妝研門眉，雖非玉嬌鄭旦，態度亦自撩人。只恨自己一人不識。再細看這舖子，是一月洋貨店，掌櫃的登時拿了一包香煙、一枝蜜蠟煙嘴送到增二少爺手裡，說道：「二少爺請用煙，好兩天不見了，今天天熱，開兩瓶荷蘭水吃吃罷。」增二少爺道：「也好，只是擾你不當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二少爺好說，只要二少爺多照顧些，就是了。」周師爺向掌櫃的道：「劉子經你前一回送到衙門裡的荷蘭水，可不好，是隔年陳，走了氣的，我們東家很生氣，你可趕緊帶些好的來。」劉掌櫃忙道：「前期到的貨，原不是頂好的，因為衙門裡要的急，慌忙湊著送進去就是現在開的味兒也不好，師爺們請嚐嚐看，再過兩天，就有老德記的帶來了，一到就送兩打過去。」一面說一面叫小伙計開了幾瓶，倒在玻璃盅裡。劉掌櫃拿了一杯，用新手巾擦了擦口，恭恭敬敬的送到增二少爺手裡。只見增二少爺懷裡坐的穿雪青紡綢的姑娘，劈手把杯子奪了去，就喝。增二少爺望他說道：「小銀珠，你怕喝不得呢！」小銀珠把眼睛一斜，伸手在增二少爺臉上一摸，說道：「我倒是怕你喝不得罷，好意替你搶過來，你倒要說人。」龍伯青在旁拍手道：「只怕你們兩個都喝不得。」劉掌櫃慌忙又拿了一杯過來笑著說道：「這是董荷蘭，不要緊的。」還未送到增二少爺跟前，只見小銀珠把二少爺的頭一搨，把喝剩下的半盅，送到二少爺的嘴裡喝了。

文彬如、龍伯青齊聲喝采道：「好一個交懷盞！」二少爺也笑了。小銀珠望他們瞧了一眼。劉掌櫃把這一杯遞與二少爺，然後拿了兩杯敬周師爺、龍少爺，又招呼小伙計到各人面前分送。

龍伯青的一杯，也是與一個穿玄色綢衫的姑娘分喝的。增二少爺就向那穿玄色的問道：「文卿，你肚子疼的毛病可好了麼？」

文卿道：「有時夜裡也還要發，那丸藥吃了也還斷不了根。」

增二少爺道：「只要龍少爺天天替你捺著肚子，就好了。」

文卿聽說，就把手裡未吃完的荷蘭水，望增二少爺身上洒來。

龍伯青用手一攔，只聽邦郎一聲，玻璃盅子砸得粉碎。巴師爺道：「文卿，這遭你要賠了。」劉掌櫃忙說：「不要緊的。」

又叫小伙計遞過手巾來擦手。可憐賈瑞甫在旁看的眼饞心熱，只恨沒人理他，自己低頭看了一看穿的衣服，也實在配不過，惟有暗暗的自己歎了一口窮氣。不一時聽見鑼聲響亮，說是會已到了。小銀珠站在杌子上，一手扶著增二少爺的肩頭，一手拿一塊湖色熟羅手帕，微掩香唇。還有一個小姑娘不過十歲左右，拉著周師爺說：「姨夫，你抱著我看。」旁邊坐的一個穿湖色熟羅夾襖的姑娘，約有二十多歲了，說道：「十二寶，你留心你的腳，不要碰髒了老周的衣裳。」周德泉真個把這小姑娘抱起來看。這小二寶看見門口有個賣紙做的小龍的，又叫：「阿姨！我要買個小龍玩呢。」文卿回過頭來說道：「桂雲姊姊，我說不要帶這小東西來，你看只是吵。」巴吉人站在門口趕緊買了一個遞與小二寶。旁邊一個十二三歲、梳雙丫髻的小姑娘也就牽住巴吉人道：「我也要呢，你敢不買給我？」巴吉人只得又買了一個，遞與他道：「蘭仙，我看你這麼點年紀，就會吃醋要強，將來大了不曉得要害多少人呢？」蘭仙把那龍望地下一甩，說道：「甚麼叫吃醋！我吃哪個的醋，你倒說說看？」巴吉人忙彎腰拾起來，送與蘭仙道：「怪我說的不好，我的寶貝不要生氣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文卿說道：「真真作怪，這點點小東西也會撒嬌。」龍伯青低低的說道：「恐怕是跟你學的。」文卿在他肩上打了一下，說：「你拿我開心，回來再同你算帳。」說著，外頭一對一對的燈牌花傘，又是鑼鼓、棚鞦、千架紛紛過去。賈端甫躲在人家背後，也看得不甚清楚。

約有半個多時辰，會已過完，小銀珠又買了一面玻璃磚的鏡台，一盒香水。文卿等也買了些洋粉、洋胰、香水、頭繩等類。自然是記在這班少爺師爺帳上的。小銀珠拉著增二少爺，要他回去。文卿也同龍少爺咬耳朵。大家本來都有去的意思，自然一齊答應。賈端甫是回來的，大家也不好意思撇他，他也不好意思單走，只得跟著同行出了店門。幾位姑娘在前，究竟大街上，這些少爺師爺不好過於放浪，只得稍為退後幾步，走了兩個彎子，已快到西南營了，這裡地方較為僻靜，銀珠就站著，等增二少爺走到跟前，一手扯住說：「我走不動了，你攙攙我嘗。」巴吉人道：「我看不如爬在二少爺身上，叫二少爺掬著走罷。」小銀珠嚷道：「小巴你不要油嘴滑舌的，回來要你的好看！」龍伯青道：「他這麼大了，你還說他是小巴，你究竟要多大的巴，才夠你吃呢？」文卿把他打了一下道：「你這人，他們說話干你甚事，要你多嘴。」小銀珠向著文卿說道：「姊姊，你再不管管姊夫，他更要無法無天的了。」文卿道：「我管得住他麼？除非花家的愛寶來，那就制得他服服貼貼的。」龍伯青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一百零一個局的也要吃醋。」

文卿道：「你該叫他的局麼？還要嘴犖。」說著，已到門口，大家一擁而進。打雜的忙招呼：「陳奶奶，快打簾子，二少爺來了」一面又喊：「李奶奶、大楊奶奶、小楊奶奶！拿文卿姑娘、桂雲姑娘、蘭仙姑娘的茶碗！」只見銀珠、文卿、桂雲的都是菜缸子，蘭仙的是茶碗，餘外的都是客茶碗。打雜的送進一碟瓜子，小銀珠免不得分敬一回。敬到文師爺面前，問道：「愛珍姊姊可好？你咋兒晚上甚麼時候走的？」文彬如道：「我倒有好幾天不去了」小銀珠道：「說的好聽，昨兒晚上是一隻狗，在愛珍房裡登到三更，我出局到那邊還張見的，只怕是今天早上回去的罷。」文彬如道：「你盡管罵，回來問愛珍就知道了。」小銀珠道：「他肯說？」說著已敬到賈端甫面前，問了一聲：「老爺貴姓？」賈端甫連忙答道：「姓賈。」

小銀珠敬過瓜子，坐到增二少爺懷裡。增二少爺就伸手摸他雙乳，他也半推半就，聽二少爺伸手過去，細細的摩挲。這邊桂雲就到炕上替周師爺打煙。文卿趁人不見，拉著龍少爺到自己房裡去了。小銀珠坐在二少爺懷裡低低的問道：「這賈老爺在衙門裡做

甚麼？他的相好是哪一個？」增二少爺笑道：「他麼，在龍少爺家裏教讀，他要攀相好可不容易呢。」小銀珠道：「怎的？」增二少爺笑道：「他一個月的束脩，才夠吃一個乾茶缸子，若要住夜，你們下頭的嘴忙一夜，他上頭的嘴要忙一月還不夠的呢。」說的小銀珠笑著要撕二少爺的嘴。他們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，無如賈端甫一人靜坐聽得清清楚楚。一團火直透泥九，欲要發作又不敢發作，要走又不能走，只好裝做聽不見，走去看壁上掛的對聯，寫的是：「銀燭高燒花欲睡，珠簾半卷月常圓。」款是銀珠詞，史清玩、鐵頑戲贈。曉得是增朗之送的，卻也不見甚麼好處。一時鐘上已當、當、當、當敲了四下，只見陳奶奶拿了兩盤點心進來，一盤是豬油白糖小包子，一盤是蝦仁湯麥餃子，大家隨意吃了些。文彬如道：「天不早了我們走罷。」龍伯青也攙著文卿走了過來，問說：「點心也吃過了，我們怎樣呢？」增二少爺還未答言，小銀珠忙說道：「不許去！」龍伯青道：「不去怎樣呢？要就在此吃便飯罷，算我的東。」增二少爺道：「又何必你做東呢！」小銀珠道：「應該罰他，他先頭在門口拿我開心。」「開的好！」

龍伯青道：「我替你把二少爺留下來，你不說好好的請我吃些點心，謝謝我，還要罰我，真是豈有此理。」小銀珠道：「點心不是才吃的，你難道沒有吃麼？」龍伯青道：「那個不算，要你自己身上的。」小銀珠向他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才同文卿姊姊兩個人，在房裡不曉得吃些甚麼，只怕饅頭、水餃子都吃飽了，才跑過來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們說話要牽上我，你看你，拿饅頭把二少爺吃，連小襟鈕釦子都散了，還要說人。」

小銀珠低頭一看，果然不錯，羞的把臉一紅，走開去鈕好。

文卿也就不再說了，回頭叫道：「小楊奶奶，你到廚房裡關會一句，要一個便飯加帽子，天氣熱，菜要清爽些。」小楊奶奶答應了一句，就如飛的跑去。大家說說笑笑，真是歡娛，嫌日短，不覺已是掌燈時候。小楊奶奶走來說道：「菜已齊了，還是就坐，還是等一會？」龍少爺望著增二少爺說道：「怎樣呢？」

增二少爺道：「我們就吃罷。」於是吩咐擺席。增二少爺的小銀珠，龍少爺的文卿，周師爺的桂雲，都是老線頭不用交代。

巴師爺就是蘭仙，文師爺是花家愛珍，蓋師爺是鄭家雲仙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龍伯青寫了兩個外局的條子，順便問賈端甫道：「端翁，可有相好？還要做煤不要？」賈端甫道：「我沒有，可以不叫罷。」龍伯青也就不勉強他花這一塊半錢。大家入席，一時，頭菜上了魚翅。花愛珍已來了，坐在文彬如旁邊，低低的問了一句：「昨兒回去關門沒有？」卻被小銀珠聽見，撲嗤的一笑，指著文彬如道：「你還要賴，這回可是不打自招了。」文彬如道：「足見沒有過夜。」小銀珠正要回話，桂雲望他丟了個眼風，也就不開口了。愛珍又問龍少爺：「為甚不叫愛寶？」龍伯青道：「改天再叫罷。」口裡說著，卻向文卿擲嘴，文卿趁勢就擰他的嘴說道：「你叫不叫關我甚事，我又不曾不准你叫，你望我擲嘴？」擰的龍伯青急聲討饒，大家哄堂大笑。這個當口，鄭雲仙已走進來，向大家招呼，文卿方才放手。巴吉人道：「真是救命王菩薩來了。」一回兒文卿自己彈著月琴，唱了一枝「滿江紅」。銀珠叫琴師拉著胡琴，唱了一枝「天水關」，餘外也有唱青衫子的，也有唱關口的，也有唱小調的，真是弦管嗷嘈履高交錯。一會唱停，文卿又按著各位敬拳，那些姑娘也參錯著，分敬三個五個八馬對手的亂喊，鈎響丁冬，珠喉清脆，也有搶著代酒的，也有按著杯子不許多喝的，媚態柔情，令人心醉。不過賈端甫吃的是鑲邊酒，不但信人除了照例敬拳之外，不與交談，就是同席的客人也無暇與他說話。雖在熱鬧場中，卻無限的淒涼景況。目睹諸人，真足令英雄短氣。好容易把這一席酒熬過了，各自散坐，愛珍逼著文彬如同到花家，龍伯青也被文卿拉去，周德泉也要到桂雲房裡去敷衍敷衍面子。賈端甫正在沒法，周德泉曉得增二少爺是要同小銀珠親熱一陣的，恐怕他們這些人跟進去討厭，連忙說道：「端翁、吉翁、子翁都到桂雲房裡燒煙去罷，我的老姘頭房間，端翁也應該賞鑒賞鑒。」可憐賈端甫一腔冷氣，幸得周德泉這一句話，才回轉點熱意過來。可見周德泉是老走江湖，隨便甚麼人不會得罪的。

大家跟著周德泉到了桂雲房裡，周德泉讓蓋子章燒了兩口煙，自己也吃了幾口，桂雲已到別的房间去應酬客人，只有小二寶在房裡打混。又談了些閒話，一看鐘上，已有十一點多鐘，約計增二少爺同著小銀珠兩個人，也應該親密夠了，卻好聽見打雜的喊：「陳奶奶，姑娘的酒局姓王的，在花家！」周德泉就趁勢同著眾人，走過小銀珠房裡來，說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走罷。」小銀珠還不肯放，說道：「我的酒局一會兒就回來的，不要走。」周德泉道：「今天出來了一天，讓他回去罷，萬一老爺子查問起來，怎樣說呢？日子長呢，弄翻了那倒不好。」

小銀珠聽說，只得要了。叫陳奶奶打了盆熱水，讓二少爺洗了手、搭了臉，然後親自拿二少爺的湖縐長衫、夾紗馬褂，替二少爺一件一件的披上，把週身的鈕子一個一個的親手替他鈕好。周德泉又到文卿房裡去看尤伯青，見他已醉的不堪，和衣倒在牀上，蓋著一牀毯子，喊也喊不應，文卿已出局去了。周德泉同小楊奶奶說：「不必驚動他，我們先走罷，但是不要叫他受涼。」小楊奶奶連連答應道：「是，是，師爺請放心，我好好的服侍他就是了。」大家走出來，到了路上分手各散。

賈端甫回到館中，約摸已在三更以後，一燈如豆，壺茶不溫。服侍書房的那個小三兒，坐在房門檻上打磕睡，東倒西歪的，推了半天才醒。叫他看可有開水沒有，小三兒說道：「上房廚都已早關了門，哪裡還有開水？」賈端甫無可奈何，只好叫他去睡。一面把房門關好，坐在椅子上默想：同是一樣的人，他們有錢有勢就如此快樂，如此光輝，我一介寒儒，不但沒人理睬，還要被這些浪子淫娼，奚落嘲笑，怎能有一日讓我吐一吐胸中的這口惡氣呢？想了半天一無門路，只好上牀去睡，心中又氣又悶又羨又妒，翻來覆去哪裡睡得著，鬧到天已黎明，肚裡吃的些酒食不能消化，真是窮秀才無口福，一時發作起來，疼痛難忍，開了房門，要去出恭。這龍師爺的公館，上房同廳房都是四開間，一進上房旁邊，就是廚房、廳房，旁邊就是書房。各自一院，廚房繞書房背後，卻有條小街可以通到門房，不走書房經過書院子到廚房，卻也有門可通。毛廁在大門下首角頭，須由廳房轉出。賈端甫恐開這幾重門驚動人，曉得廚房裡口有一塊小小的空地，是堆灰的，比毛廁近便些，拿了手紙就到那裡出恭，才蹲下去，只聽得通上房的角門呀的一聲開了，心中吃了一驚，這空地角門上首斜對過，定睛一看，出來的不是別人，就是龍鐘仁最得用的管家毛升。他卻忽忽出去，沒有看見空地上有人，再看角門口，有一雙瘦小金蓮的尖子露出，還有黑絲絨滾單褲的影兒，一閃把頭朝外一探，旋即縮了進去，輕輕的把門關上。賈端甫未曾看見面目，不知是龍鐘仁的姨太太，還是龍伯青的少奶奶，心中十分驚訝。出完恭，起來走過角門口，看見地上有黃澄澄的一件東西，拾起一看，是一枝金茉莉針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回到牀上脫衣再睡，倒也就沉沉睡去。八點多鐘方才驚醒，趕緊開門，龍玉田已來上學，停了一會玉燕也來認字。賈端甫因想，我今兒早上碰見的不知究係何人，這金茉莉針也值不多錢，若還了本人或者有些好處也未可知。因等玉燕認過了字、讀完了詩，向他說道：「我今天天亮起來，到廚房後邊空地出恭，在角門口拾了一件東西，不知是哪個掉的，你拿到上房裡去問問看。」就把那枝金茉莉針交與玉燕，玉燕一見說：「這是我娘的，我娘正在那裡找呢，讓我快點送去罷。」拿了茉莉針，抱了書包，匆匆的跑了進去。

楊姨娘往常也還沒有起得這麼早，今天因為送了毛升出去關了角門進來，上馬子解手摸摸這茉莉針不在頭上，牀頭邊也尋不見，心裡就怕是送毛升出去的時候掉的，所以不敢安睡，一早起來到角門口一找不見，馬子巷裡也尋過了，又叫小丫頭、迎春、老媽子、王媽把房裡堂屋裡地下細細的掃著也沒有，迎春牀上同自己牀上枕頭邊也都找過，那龍鐘仁煙病既大精神又不濟事，每天晚上被這楊姨娘總要翻住了一回，事畢之後即與死人一般，非第二天十二點鐘不能甦醒，所以楊姨娘找了一早晨的茉莉針他竟一些不知。玉燕在書房拿了這針，興興頭頭的跑了進來，一到堂屋門口就喊道：「娘！茉莉針有了。」楊姨娘忙說：「不要喊，把你爹爹吵醒了，要罵人的。」玉燕走到房裡，把這茉莉針交與他娘。楊姨娘接過一看，低低的問道：「你在哪裡拾到的？」玉燕道：「是先生今天天亮的時候，到廚房旁邊空地上出恭，在角門口揀到叫我拿進來的。」楊姨娘一聽，心頭鹿撞，不由臉上一紅，連忙吩咐玉燕不准亂講，又囑咐迎春、王媽不許在老爺面前提這掉了茉莉針的事，我以後有好處給你們，若要亂說仔細你們的皮。大家曉得他是得寵的姨太太，而且他做的事體，眼睛裡看的也很多，哪個敢來多嘴。

楊姨娘一面梳頭一面細想，這事已被賈先生看見，若然漏泄風聲，到這老東西的耳朵裡去，那可是個不了的事。要趁事未發覺同著毛升走呢？又捨不得這一雙兒女，左思右想，如何是好？

停了頭不梳，拿了水菸袋一筒一筒慢慢的吸，忽然想到賈先生獨居無偶，他抬了這茉莉針特地叫玉燕送進來，未必沒有個意思

在裡頭，雖然是個窮書呆子，到底年紀還輕，比這老東西總要好些，不如與他些甜頭，堵住了他的嘴，那就不怕他了。

主意想定，放了水煙袋，把頭慢慢的梳好。龍鐘仁還未睡醒。

又停了一會，那龍鐘仁才在牀上轉動。楊姨娘伏到牀前說道：「將近十二點鐘了。」龍鐘仁慢慢的起來，穿衣著褲，洗臉漱口。王媽送上一碗蓮子，龍鐘仁吃了一半，楊姨娘忙把煙盤擺好，燒了十二口煙上在幾枝槍上，一口一口的遞與龍鐘仁吃。

把這十二口煙吃完，精神才漸漸的活動了些。停了一會便叫開飯，龍伯青在衙門裡吃的時候，多連他的少奶奶共是五個人一桌。龍鐘仁只吃了淺淺的一碗飯就不吃了。楊姨娘吃完了飯，又打了十二口煙。龍鐘仁吃畢已是兩點三刻，然後喊提轎子進衙門。毛升進來拿了煙槍包，跟了龍鐘仁而去。到了傍晚，龍玉田放學進來，楊姨娘密密的叫迎春拿了四個碟子，一碟南腿，一碟糟蝦，一碟跨魚，一碟香腸，都是家裡收藏，龍師爺留以自奉的。還有一壺竹葉青的好紹酒，送到書房與賈先生說：「是姨太太，因為先生送還茉莉針酬勞的。」並低低的囑咐道：「晚上把房門虛掩著，不要睡，三更多姨太太有要緊的話，同賈先生面談呢。」賈端甫一聽如奉了玉旨綸音，滿心歡喜，連連答應道：「遵命、遵命！」一面吃著酒一面心中細想：好生僥倖。到了一更多天，聽見廳上轎子聲音，說是師爺回來。

只見毛升提著燈籠，照著龍鐘仁慢慢的走進上房，向來上房晚飯總在八九點鐘，吃了飯後照例是楊姨娘打煙，毛升在套房裡頭挖煙鬥、通煙槍。等龍鐘仁吃完了煙，還要收拾煙盤。每天在上房裡，總有個把時候的忙。楊姨娘乘空走進套房，告訴毛升說：「今夜不要進來。」毛升問說：「怎麼？」楊姨娘道：「我今早受了點涼，夜裡要靜養呢，明兒再來罷。」毛升笑著低聲道：「你也有討饒的日子，這可服輸了。」楊姨娘拿手在毛升額頭上一指道：「小油嘴，不要發驢，總有一天叫你不得了。」楊姨娘說完這句恐怕龍鐘仁知覺，又連忙跑到外房爬到煙鋪上去。隔了一會，龍鐘仁吃完了煙，毛升收拾好了煙盤出去。王媽把廳上的轉堂門關上，楊姨娘拿出幾個小菜碟子，服侍龍鐘仁吃了一杯參茸百歲酒，又吃了一酒杯的丸藥，看看已十二點鐘，然後收拾睡覺。不到半點鐘的功夫，這楊姨娘已把龍鐘仁服侍的妥妥貼貼，酣呼睡去。

楊姨娘是較慣了的準頭，拿得穩穩的，掀開被窩套了一條嫌絲褲子，一件捷法布小衫，一件窄袖玄色綢衫，一件夾紗背心，又把頭攏了一攏，耳環也不帶了，會上門了一枝空心金涼簪，同那一枝茉莉針，輕輕的把房門一開，又開了角門，走那廚房院子，到了書房院子門口，見門係虛掩，推了進去，在書房窗子眼裡一張，只見賈端甫桌上擺了一本書，正在默坐凝思。

楊姨娘在門板上用指頭輕輕的彈了兩下，賈端甫趕緊開了門，讓楊姨娘進來，一面向楊姨娘道謝送的酒菜。楊姨娘向他一笑道：「菜是家裡現成的，酒也不好，我又沒有能自己來陪你，對不住。」說著就在書案對面一張涼榻上坐下。賈端甫連忙倒了一碗茶，送到楊姨娘嘴邊，楊姨娘就著他手裡喝了兩口，搖搖頭。賈端甫把那剩的半碗喝完，把茶杯放在書案上，也就在涼榻上靠著楊姨娘的嬌軀坐了下來。楊姨娘把一隻金蓮蹣起說道：「我才在角門口下台坡一滑，幾乎跌倒，腳孤拐還酸呢。」

賈端甫一手搭在金蓮上，輕輕捻著，一面把臉貼著楊姨娘的香腮，嘴裡說道：「我對不住你，黑夜裡跑這些路。」楊姨娘也就把腳擱到賈端甫的身上，說道：「我的乖乖，我實在愛你，就隨便為你吃甚麼苦，我都是情願的。」賈端甫一手握著金蓮，一手摟著香肩，問道：「你幾時同毛升相好起的，今兒毛升進去不進去？」楊姨娘在他身上輕輕的打了一下，說：「你不是好人，你管他做甚麼。」賈端甫道：「我已經看的清清楚楚的了，你何必還要瞞我，你把同他相交的情形細細的同我談談，我們以後好打通了做事，省得你瞞我我瞞你的，弄出些話把來。」

楊姨娘一想，倒也不錯，這是難得兩面光的事，不如替他兩邊都說明白，排定了一家一天，才得平服呢，臉上一紅就說道：「我隨便說，你知道你可不准告訴人，也不准拿我開心笑話我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楊姨娘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，說起來話長。」一手指著賈端甫手裡握的那只金蓮，道：「這樣東西真不好，無怪現在的人要講究天足，總是他是個禍根，這也是我前世的孽緣。前年夏天有一天晚上，龍老頭兒有點感冒，要我替他搥腿，卻叫毛升在牀面前替他燒煙。我呢穿了一條舊官紗褲子，就跪在踏板上，兩隻腳尖恰好靠在毛升腰裡。」

一路搥著，那腳尖自不免搖動，在他腰裡揉擦，毛升以為我是有意於他了，抽空就拿手把我的腳一捻，我也不好意思喊得，就讓他摸摸捻捻的頑了半天。搥完了腿，看龍老頭子已昏昏睡去，毛升拿了煙盤到套間裡去收拾，卻望我把手一招，我千不合萬不合跟了他進去，就被地占了我的便宜，以後我又怎能擺脫他呢。到今兒已兩三年了，今兒早起又被你撞見，大約也是前緣，我的身體今天可交給你，你若同毛升說明，大家和和氣氣的往來，保你還有好處，你若負心告訴了人，我可做鬼也不依你的。」說著就向賈端甫懷裡撲了過來。賈端甫趁勢替他緩了私小結束，露出一寸檀槽。楊姨娘已是渾身慾火發動，並無一毫推拒。賈端甫也放出胯下英雄，正欲貫草直入。這書再照這樣做下去，那就成了《金瓶梅》、《肉圃圖》了。然當此間不容髮之時，叫賈端甫怎麼勒得住手呢？請諸位停一停替他想想看罷。